

# 戰爭或和平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 戰爭或和平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著

北京編譯社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年·北京

John Foster Dulles  
WAR OR PEACE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 1957

根据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57 年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 战争或和平

[美]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著

北京编译社译

出版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定价 每本九角二分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442

## 出版者說明

杜勒斯著的“戰爭或和平”，原書出版于 1950 年；1957 年再版的时候，作者加上一篇序言，对原書出版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作了某些評述，其他沒有什么增減。

作者在本書中，是企图在战后国际斗争日益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形势下，向美国侵略集团献策，来挽救帝国主义注定灭亡的命运。杜勒斯在本書中所暴露的疯狂仇恨共产主义和妄图奴役各国人民的思想，在美国反动統治集团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在杜勒斯担任国务卿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更进一步地受到这种思想的支配。从了解敌情的角度來說，本書是有用的反面教材，因此我們把它譯成中文出版，以供参考。

# 目 录

序言 ..... 1

## 第一編 問　題

第一 章 危險 .....	7
第二 章 “了解你的敵人” .....	10
第三 章 目標 .....	21

## 第二編 我們的政策

第四 章 “不要綏靖” .....	26
第五 章 聯合國 .....	34
大西洋憲章 .....	34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 .....	35
舊金山會議 .....	37
第六 章 聯合國的作用 .....	42
伊朗 .....	42
希臘 .....	43
朝鮮 .....	46
以色列 .....	47
印度尼西亞 .....	51
柏林的封鎖 .....	53
意大利殖民地 .....	57
聯合國無形的力量 .....	62
友誼的表現 .....	63
偽善的揭發 .....	64

教育的推行.....	67
中止“中立”.....	68
<b>第七章 殖民地的演进与暴力的革命 .....</b>	<b>71</b>
<b>第八章 区域組織.....</b>	<b>83</b>
1947年的里約公約.....	87
北大西洋公約.....	89
<b>第九章 填补經濟真空 .....</b>	<b>94</b>
<b>第十章 填补軍事真空 .....</b>	<b>103</b>
<b>第十一章 外交政策上的两党合作.....</b>	<b>112</b>

### 第三編 我們对外政策的衡量

<b>第十二章 五年来的总结 .....</b>	<b>128</b>
中欧.....	128
亚洲.....	133
亚洲的殖民世界.....	135
非洲.....	136
拉丁美洲.....	137
原子武器.....	138
共产主义的失利.....	140
南斯拉夫.....	140
西欧.....	142
希腊.....	148
联合国.....	148
总结算.....	150
<b>第十三章 苏维埃共产主义为什么能获得胜利 .....</b>	<b>152</b>

### 第四編 要做什么

<b>第十四章 概述我們的需要 .....</b>	<b>159</b>
---------------------------	------------

<b>第十五章</b>	<b>两党合作制的前途</b>	163
<b>第十六章</b>	<b>发展世界組織</b>	169
<b>世界性</b>		172
<b>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程序</b>		175
<b>安全理事会的否决权</b>		178
<b>联合国大会程序</b>		180
<b>国际法的发展</b>		181
<b>集体安全組織的前途</b>		186
<b>联合国全体会議</b>		189
<b>第十七章</b>	<b>西方的統一</b>	193
<b>第十八章</b>	<b>在亚洲的政策</b>	206
<b>第十九章</b>	<b>軍事任务</b>	214
<b>第二十章</b>	<b>新技术</b>	222
<b>第三十一章</b>	<b>我們的精神需要</b>	232
<b>第二十二章</b>	<b>結論</b>	241

## 序　　言

“戰爭或和平”繼續以各種文字出版是一件使我深為滿意的事情。這本書是1950年最初几周內寫的。原意是想描述戰爭的危險並說明必須在政治上採取什麼政策和在道義上採取什麼態度才能贏得和平。當我在七年后寫這篇序言的時候，我發現我當時所說的話在今天沒有什麼需要刪去的。不過，這一期間內所發生的一些事件，需要加以評述。

第二章“了解你的敵人”，大部分是根據斯大林的著作，特別是“列寧主義問題”寫成的。在寫這篇序言的時候，斯大林在蘇聯集團中已成為不受欢迎的人物，但蘇維埃共產主義仍然尊奉着我們所引証的斯大林學說。

第六章敘述了聯合國創立大韓民國的經過。我指出，到寫這本書的時候為止，就是說到1950年年初為止，集中表現在聯合國大會里的世界輿論的力量，曾經阻止了共產黨從北朝鮮的進攻。但是，我曾經說：“當然，如果預言這種情況將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還是過早的。”這種情況果然沒有無限期地繼續下去。1950年6月，共產黨置聯合國于不顧，對大韓民國展開了武裝進攻。

聯合國對於此事的反應，現已成為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並且成為世界組織演進歷史的重要的一章。不管共產黨根據什麼理由，認為它可以發動進攻而不會遭到懲罰和反對，事實是它遭到了反對，而且是有效的反對，侵略者被趕回到他們發動進攻的地點和進攻地點的後面去了。一個事先成立的世界組織對付了和懲罰了侵

略者，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这一段插曲进一步說明了第十六章所論及的世界組織的問題。联合国所以能对在朝鮮的侵略者作出迅速的回答，是因为当时苏联正在“抵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以它不能行使它的否决权。

从这一事件中得出来的教訓，導向第八章和第十六章所論述的区域組織的显著发展。在1950年初，仅有根据1947年里約热內卢公約和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所产生的集体防御措施。以后，北大西洋公約本身由于希腊、土耳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为成員国而扩大。在亚洲方面也成立了几个安全條約：1951年8月30日的美菲條約；1951年9月1日的美澳新條約；1951年9月8日的美日安全條約；1953年10月1日的美韓條約；1954年9月8日由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联合王国和美国訂立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條約，这个條約的草案也包括柬埔寨和老撾在內；还有1954年12月2日的美中安全條約<sup>①</sup>。

美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現在已与四十二个国家用集体安全條約联合起来了。

这些條約出人意料的迅速的发展——因而目前保护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共产党对大韓民国武装侵略的直接結果，同时也是許多国家担心再发生这种侵略时联合国由于苏联的否决权将不能給以有效制裁的結果。

但这些條約并不是对付安全理事会里的否决权的唯一可采取的方法。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秋季通过了一項決議和規章，即如果安全理事会由于常任理事的否决而不能处理武装攻击事件时，大会就能根据这些決議和規章迅速采取行动。联合国大会把这一行动叫做“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動”，并曾于1956年10月到11月間在中

① 指美蒋“共同防衛條約”。——譯者

东的武装冲突事件中发动过这个力量。从此联合国大会担负了一个新的责任。

第十二章谈到“五年的总结”并以乐观的语气收尾。在这里我引用了1950年1月1日“消息报”的社论，列举出在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各个国家，并特别注意到社论的结束语，“共产主义一定胜利！新年快乐，同志们，新年十分快乐！”

我们应该看到，自那篇夸大的社论发表以来，所谓“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消息报”这样称呼它——并没有多大进展。中国共产党拿去了西藏；越南共产党从北部向南部渗入。但越南南部已经根除了共产党分子并稳固地建立了越南共和国，虽然北部还被所谓“人民共和国”统治着。总起来说，自由国家所采取的集体措施已经遏止了“消息报”在1950年1月所预期的共产主义的突进。在危地马拉、伊朗、奥地利等地，苏联共产党势力大部分已被消灭。

第四编谈到“要做什么”，有些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就因为已经做了，所以我们保存了世界许多地方的自由并使某些地方获得了自由。如第十六章所主张的，世界组织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联合国受到普遍的拥护，现已有80个会员国。

在“战争或和平”的第一版里，我建议有必要发展“加权表决”<sup>①</sup>的制度。以后会员逐渐增加，更说明了原来的表决方法，无论在大会中或安全理事会中，都是不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考虑表决权的问题似乎更有必要。

联合国大会在原则上同意在第十六章里提出的召集一个审查宪章会议的意见，但对于会议的实际召开仍有所怀疑。

我始终认为审查宪章会议是很有好处的。在召开会议时，世界舆论可能赞成正式修改宪章，使它适合于原子时代需要。无论

① 即一会员国可以有两票或三票的表决权，详见本书第176页。——译者

如何，研究一下联合国的进展情况并决定把它发展成为維持和平的有效工具，将是有益的。

在第十六章里曾經談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可能进入联合国以增加联合国的“世界性”的問題。可是，我曾指出，“一个通过內战而自称成为一国政府的政权，在沒有經過相当时期的考驗以前，是不应该加以承認的。”

到現在为止，这个考驗已經證明中国共产党政权有維持自己統治的能力，虽然它所用的是无情的警察国家的方法。但是这个考驗也同样說明了这个政权不具备在联合国——在大会、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中代表中国的条件，因为安全理事会是由所有會員国授权担负“維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的。

自“战争或和平”写成以后，中国共产党政权有一系列的重要活动。它参加了武装侵略朝鮮。联合国因此特別譴責中国共产党政权，并曾号召对这个政权实行經濟制裁。联合国大会的这一行动，直到現在還沒有撤銷。中国共产党政权不顧联合国的行动仍在軍事上占有朝鮮北部。它用强力压服了西藏。它积极助长印度支那战争。它威胁着要用武力夺取台湾，拒絕声明不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这就与联合国宪章号召所有會員国除依据宪章原則外避免使用武力的原則不相符合。它用武力侵犯緬甸。它拘禁联合国軍事人員，破坏了朝鮮停战协定；它囚禁美国平民，破坏了它自己的正式諾言。

只要联合国宪章仍然作为能否参加联合国的衡量标准（見第4、5、6 各条），只要中国共产党政权仍然具有上述特征，就不應該讓它在联合国中有代表权。

結論是我不能不再度強調“战争或和平”中的基本論点，即我們只能从經常不斷的努力中贏得和平，如果稍一松懈，就会带来危險。

昆西·賴特在他的“戰爭的研究”一書中列舉了1480年到1941年之間的278次戰爭。這就是說平均每五年有三次戰爭。有幾次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內，是在國際聯盟成立，巴黎公約保證所有國家廢除戰爭之後發生的。自聯合國於1945年成立之後，也發生過幾次戰爭，包括朝鮮戰爭、印度支那戰爭和以色列與阿拉伯之間的戰爭，還有英法兩國在埃及的軍事行動。今天，在世界的幾個地區內，都存在着戰爭威脅的可能性。

實際情況是，除非我們有發展得比較好的和平制度，例如一個完備的國際法機構，一支國際警察的武裝力量和裁減國家的軍備等等，戰爭將是一個永遠存在的危險。今天，我們生活在、而且我擔心將長期生活在戰爭的陰影之下。只有我們深刻地認識到這種事實，我們才能作出必要的努力來防止戰爭。

我們應該承認，僅僅憎恨戰爭和熱愛和平並不能防止戰爭。世界上的人民本來就是痛恨戰爭和盼望和平的，但這並沒有為他們贏得和平。即使象巴黎公約那樣真誠的努力，也都表明如果不能創立一套適當而有效的補救制度來代替戰爭，想要廢除戰爭是不會有結果的。

事實是，熱愛和平本身永遠不足以遏止戰爭。

要想防止戰爭，就必須具有用武力懲罰侵略者的決心和毅力，大家都承認這是防止戰爭的辦法之一，而這也就是我們當代的一大進步。這裏面包括着肯努力把一般社會里制止暴力的原則應用到國際社會中去。在一般社會里，人們制定法律，以明確犯罪行為和它們應得的懲罰；建立警察力量和司法制度，而這樣就對使用暴力的罪行產生了一種強有力的制止力量。這種制止的力量就是在最有秩序的社會里也絕不會百分之百地生效，但這個原則是被認為有效而且是可以運用到國際社會里邊去的。實際上，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已經被運用得很好。

另一方面問題是，總起來看，除非有正義和法律，就永遠不會有真正的和平。就在我寫這篇序言的時候，就有極端的非正義存在，如蘇聯衛星國的被奴役，德國、朝鮮和越南的被分裂。不過即使能清除這些非正義現象，所產生的結果也永不會是永久不變的。變化是生活的法則。新的情況隨時發生，這就要求我們隨時加以變革，不然就會產生非正義。這些非正義現象最後將導向使用武力，除非有其他變革的方法存在。

那些熱愛和平和要求和平的人必須承認，除非他們象爭取勝利那樣地盡全力來取得和平，象爭取和平那樣地盡全力來爭取正義，他們就沒有和平，也沒有正義。和平象一枚硬幣，它有兩面，一面是放棄武力，一面是堅持正義。和平與正義是不可分的。這是聯合國憲章第一條所承認的。

贏得和平以及它的必要的成分——正義——的工作要求我們拿出最大的力量。當我們努力用制度來保障和平的時候，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有所貢獻。和平也依靠個人的力量，因為他們可以幫助形成他們國家的政策，和直接對國際間的努力在一方面或許多方面作出貢獻。

我們要想從戰爭中挽救這個世界，個人和國家必須堅持不懈地和抱有犧牲精神地進行努力，在此以前，這種努力是很不夠的。考慮到戰爭將成為最可怕的巨大災難，我們現在必須作這種努力。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

1957年1月

## 第一編 問　題

---

### 第一章 危　　險

戰爭是可能的——除非我們以積極而正確的努力來防止它。

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也並不認為它已經迫在眉睫了。办法是有的。如果我不這樣想，我也就沒有寫這本書了。

希望是存在着的：

只要我國人民能把當前的危險恰如其份地看得清清楚楚，而不致被誘到錯誤的行動上去；

只要我們了解到我們當前的許多政策是正確的，而且堅決一致地支持它們；

只要我們看到當前的政策還不完善，而使它們圓滿無缺；

只要我們能發揮道義力量，沒有這種力量任何政策只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

如果我們環顧一下世界，我們就會看到有許多警號確實預報過戰爭行將到來。

這兒存在着一個強大的國家——俄國。它是在一群專橫的人們統治之下，他們瘋狂地接受了一種統治世界和否認個人自由的教義，而個人自由是構成我們極端珍視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傳統。

蘇維埃共產主義已經把它的統治擴展到七億多人民的頭上，或者說人類的三分之一了。這是在三十三年以內所發生的事情。這樣少數的人能夠這麼快地得到這麼多的東西，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這種巨大成功常常會使人們失去理智而輕舉妄動。

苏联領袖們拥有巨大的軍事力量。他們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可靠的人力源泉，而且他們現在又有了原子武器。

同苏联对立的有其他强国，美国是其中的一个。我們也維持着强大的軍事設施并以全力来进行原子弹的儲存。我們決定在制造氢弹方面走在前边。

軍备竞赛在全力进行中，联合国在阻止这种竞赛方面所作的努力，到现在为止是无效的。

共产党人从来就認為共产主义与資本主义将要有一場你死我活的搏斗。在美国，今天也有许多人抱着这种观点。这样就使战争成为可能，并迫使政治領袖們越来越多地从軍事观点来考慮将来如何战胜的問題，而不是从政治观点來考慮如何贏得和平的問題。所有这些会导致局势的紧张和最后战争爆发。

如果历史有任何指导意义，那末，在这种形势下是会发生战争的。

对于危险的現實性不應該存在任何幻想。危险是很大的。

如果战争能够避免的話，那么后代人在回顧这件事时，将感到惊异。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成就。而这正是我們当前的任务。

这个任务要求人們付出很大努力，象赢得一次大战役的胜利所需要的那样努力。

我們为什么不應該作那样的努力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将不是言語和笔墨所能描述的。为了避免战争，为什么我們不應該发展和使用获得战争胜利所必需的那些力量呢？

如果人們把他們的全部資源孤注一擲，用于战争，那末人类永远不会得到持久和平。

当我们还处在和平时期，我們應該动员所有的潜力，特別是我们經常为战争准备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潜力。这也許是要求得多了些。但这是要求得太多了么？我不这样想，我相信美国人民也

不会这样想。

政治領袖們——不管屬於哪一黨都是一样——往往低估了人民。他們以為人民要求的只是一輩子过得舒适和安逸就心滿意足了。他們往往似乎热心于提供美好的事物、更丰富的物質生活，他們認為人民所要求的只不过是这些东西。

在所謂“民主”國家依靠人民选择的政治領袖們，很少試圖發揮道义力量和發揚牺牲精神，直到戰爭臨头，任务已經不是避免戰爭，而是取得戰爭胜利的时候。

如果这一次我們不早些想办法，我們就会坐失良机了。下一次的戰爭誰也沒把握获得“胜利”。

我相信，美國人民是愿意为和平而不倦地努力的，如果他們所信赖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領袖們，依照他們所了解和相信的綱領去号召他們这样做。这种和平的寻求，对于那些看到了危险、認清了目标和注意正反动向的人來說，可能是一种迷人的嘗試。

斗争舞台是广泛的，它包括整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精神力量。代理机构是很多的，國內的与国际的。布景經常变换。这儿并没有简单的和平公式，也沒有一个单独的行动能够保證和平。誰要是宣揚那一套，誰就是可怕地被哄騙了。只有不同阶层和許多地方的人共同努力，才能保障和平。在这一切努力当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尽一分力量。

这是人們曾經玩过的巨大賭注。

記得童年时代，我會讀过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自杀俱乐部”的故事。俱乐部的會員每星期六夜間玩紙牌，規定拿到梅花么的人，必須于二十四小時以內杀死拿到黑桃么的人。現在，我屏息地一再讀那个故事，覺得我們目前从某种意義來講，都是自杀俱乐部的成員，所不同的只是，它不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我們還有机会可以制止人类自杀。

## 第二章 “了解你的敌人”

“了解你的敌人”，这个忠告永远是有益的。

如果我們不知道誰把我們當敵人看待，如果我們不知道他是一個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的思想怎樣活動，那我們就不能明智地保卫我們自己。我們將發現，我們是在對一個想象中的危險构筑工事，而在真正的危險面前暴露自己。

在足球運動中，有一個現在還行之有效的騙術遊戲，名叫“自由神象”遊戲。攻隊的一個隊員站成顯然不動的姿勢，好象要向前传球。守隊的隊員向他衝去，結果留下致命的空隙，真正帶球的人從那兒攻進去了。

美國必須不受“自由神象”遊戲的害，以致群眾輿論被假想的危險所激動，而把國家暴露在真正的危險面前。

第一，必須知道散布敵意來毒化我們周圍空氣的是誰。俄國大數人民的心中無此敵意。沒有任何人和他們有爭論，他們和我們也沒有爭論。俄國人，作為一個民族，曾經屢次顯示出忠實、勇敢和有紀律的優良品質。由於德國的侵略，他們當中有上千万的人死在極其殘酷的大規模陸地戰爭中。俄國人要求和平，至低限度也與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

“敵人”——自稱的敵人——是比較占少數的、瘋狂的蘇聯共產黨。它的領袖是斯大林，而政治局是指揮世界各地忠實的共產黨員所構成的牢不可破的核心；一切為人民所盲目服從的那些決議的重要源泉。